

茶庄茶人茶事

STORES OF PU-ERH TEA



普洱茶故事集



杨凯
著

云南出版集团 | 晨光出版社

非外借

茶庄茶人茶事

STORIES OF PUERH TEA

普洱茶故事集



杨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庄 茶人 茶事：普洱茶故事集 / 杨凯著. --昆明：晨光出版社，2017.5（2017.11重印）
ISBN 978-7-5414-9032-3

I. ①茶… II. ①杨… III. ①普洱茶—茶文化—云南
IV. ①TS9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5235号

CHAZHUANG CHAREN CHASHI

茶庄 茶人 茶事
普洱茶故事集 / 杨 凯◎著

出 版 人	吉 彤
策 划	吉 彤 杨 凯
责任编辑	杨小彤 徐光辉
封 面	张荔澎
装帧设计	李 昱 唐 剑
责任印制	廖颖坤
邮 编	650034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新闻出版大楼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电 话	0871-64186745（发行部） 0871-64178927（互联网营销部）
法律顾问	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 杜晓秋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装	云南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4-9032-3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80千
定 价	50.00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关于杨凯与普洱茶的闲话

不喝普洱，久矣。

前些年，我手边也是有几片好茶的。但我这人手散，藏不住东西。有朋至，必用其招待。朋友三杯两碗下肚，都说茶好，我只好说，好就拿去。这样只出不进，就成了坐喝室空，没了好茶。而我之性格，是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的，加之市面之普洱，什么陈年老饼、古树乔木，价格高得我只能瞻仰；普通的砖饼沱，孰好孰坏，我这么个半吊子，要么盲人摸象，要么雾里看花，是没能力厘清的。这样长此以往，就戒了普洱。

有人会说，老潘这家伙矫情，自己没好茶，还不会蹭好茶喝？不瞒各位，在普洱茶业界，我虽算不上“老司机”，却也曾浪得虚名，算半个普洱茶文化人，有闲情逸致者，弄到老茶好茶，偶尔也会打电话或微信我，请吃茶去。最初，我欣然去；后来，就没了兴趣，说忙，抽不出身；再后来，没人唤了。原因是话不投机，人家嫌我烦，我也嫌人家烦。人家为何烦我，我不知也不究。我烦人家，是因为很多喝普洱的，都太喜欢“装”，故弄玄虚，好像普洱这饼太阳，发出的灵光，不沾佛，也要粘上道，实在不行，也得扯上禅什么的，一碗红酃的茶汤，硬要人为地填进一些特别的佐料进去。我每每喝茶，听那些个自以为是的所谓茶人，牛头不对马嘴地布施宗教，我就会反胃。当然也有不谈宗教的，人家谈时间，一说就是千年古树的叶，百年茶庄的开业饼，一口茶水下肚，我都会有罪恶感：又喝掉了多少历史和光阴呀！

不说了。吃人的嘴短，喝人的也长不到哪儿去。不说茶，我只好说这爱普洱

茶爱得矢志不渝的杨凯。这杨凯是那种严重不靠谱的人，辛辛苦苦写得茶书一本，却要请老潘这样不善普洱之人作序。不靠谱处，已昭昭然。

杨凯不靠谱，老潘却不能不靠谱地以为自己能为杨凯的大作作序，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但作为杨凯的老兄弟，说几句与杨凯和普洱茶的闲话，我还是可以的。

27年前，一个满怀文学梦想的年轻人从滇东北调到了昆明，供职于云南人民出版社。他天真地以为，来到昆明，进了文化单位，离自己的文学梦也就近了。但现实却非他的想象，有一大群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的云南多家出版社，拥挤在一个位于书林街100号的老旧的院子里。一天除了看些连他们自己都了无兴趣的稿子，就盼着中午和晚饭时，大家端了饭碗，在单位食堂打了饭，成群结队蹲在两大棵银杏树下海阔天空，飞短流长。他们那样子看上去不适合做编辑，更适合当侃爷。那是经济甚嚣尘上的90年代，一群抱负不展的年轻人，用羡慕和嫉妒的语气谈论着美女、明星、豪车和一夜暴富的商界名人。那个做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就是我。没见过世面的我，只有竖起耳朵倾听的份儿。当时，有一个身材魁梧、渐显秃顶的年轻编辑，跟我一样，边认真地听八卦，边咀嚼着天天一个味道的食堂菜肴。

那个人就是杨凯。

出版社的年轻人都叫他老哥们。我也跟了叫，绰号出处，至今我也不知。我们云南籍的编辑，平日里说说各地方言，杨凯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据说他是北方人，在北京、东北等多地待过，后到昆明著名的企业300号，然后从300号调到云南少儿出版社（今为晨光出版社）。

他为人谦和，跟出版社所有的年轻人都能扎堆，但亲而不近，跟谁都保持一点点距离。青春的大多数日子都是迷茫的，我们年轻编辑也不例外。我们集中住在巡津新村15号的单身宿舍里，除了吹牛串门子，主要娱乐就是搓麻将。杨凯不搓麻将，他是那种没有不良嗜好的人。但他会凑热闹，我们有时搓得正“嗨”，不经意抬头转身，就见杨凯站在身后，已观牌有时。我们再搓几圈，又抬头或转身，杨凯已不在，不知何时，悄然而去。

他爱看书，偶尔也跟我们交流，但很少深入，仅限只言片语。直到有一天，

杨凯邀请我们去看茶艺表演，我们才发现，这看上去安静如处子的杨凯，实际上有着一颗闷骚的心。

我至今记得杨凯带我们去的，是位于环城南路的省茶叶公司。一间硕大无比的屋子里，云集了一大群花枝招展的美女。那些美女大多认识杨凯，热情而亲昵地跟他打招呼，杨凯也不介绍我们，只笼统说是同事。我们像一群乡巴佬一样表情呆板模样拘谨地坐在座椅上，看美女们优雅地表演茶艺。那时还不流行普洱，泡的都是滇红、龙井、铁观音。我们机械地接过美女纤纤细手递过来的茶汤，一口一杯地倒进喉咙里，那渴的模样，像是刚从沙漠里走出来的骆驼。好茶的滋味，我们一点也没品出来，但佳茗配佳人的意境，二十多年过去，仿佛仍在其中。那晚好像还有美女舞翩跹，跳的都是民族舞。经过那个夜晚，我的同事们对杨凯就高看了，都说这老哥们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是个玩主。

后来，普洱茶开始流行性感冒一样大盛，我也附庸风雅，被传染了。我那时写小说已小有声名，常被请去看茶艺表演，滇红不再，龙井、铁观音也不再，通通的普洱，不同的是有生普熟普之分。一些报刊，也邀请我写跟普洱茶有关的文章。我自己还装模作样去西双版纳、临沧走过几回，看茶山，见茶厂，与茶人座谈，美其名曰：问茶。

有一天在云南出版大楼下，遇到杨凯，送我疑似茶饼一个。打开不见茶，是光碟一张，名为《实战普洱茶》。那是杨凯这老哥们的大作，我知道他是啥意思，不就是影射我们玩的都是虚的吗？所以我至今仍将其束之高阁，没看。现在说出来，有点对不住老哥们。

前几天，杨凯又送来了《茶庄 茶人 茶事——普洱茶故事集》，把它用发稿袋装了，放在我家楼下的收发室。这次，我不能不看了。我将书稿从发稿袋抽出来，已是校对好的打印稿，厚厚的一本。全书分为“茶庄篇”“茶人篇”和“茶事篇”，我想，杨凯是想写一个普洱茶的“老三篇”。果不出我所料，杨凯在这本书上的用心用力，那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朝着“经典”上面去努力的。我粗略地数了一下，杨凯写这本书，光参考的书目就达90多本，还不包括那些档案文献。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举手加额。

这本《茶庄 茶人 茶事——普洱茶故事集》，不仅有历史和真相，还有田野

调查的第一手鲜活资料。整本书里，都有着与普洱茶有关的学问。但杨凯不是老学究，他并不板起面孔吓唬人，而是用感性的文字来解码普洱茶。很多篇什，都是地道的文化散文，有温度有质感有亲和力。他写的茶庄，都是自有普洱茶始，经受了历史检验过的著名老茶庄；他写的茶人，都是对普洱茶有过实际历史推动的著名老茶人；他写的茶事，都是普洱茶历史上的大事件。可以说，读了该书，你才敢斗胆说自己也算了解了普洱茶。你也才不会人云亦云，才不会轻信了种种被过度演绎的流言蜚语。

感谢杨凯！

我们吃茶去！

云南省作协副主席 潘 灵

2017年6月14日夜于昆明望佛斋

目录

壹 茶庄篇

- | | |
|----|----------------|
| 3 | 向逢春家族与易武同兴号的故事 |
| 13 | 状元家茶——乾利贞宋聘号 |
| 23 | “钱王”、天顺祥与普洱茶 |
| 31 | 同昌号与泰来祥号 |
| 34 | 寻找雷永丰 |
| 45 | 瑞丰号、敬昌号与鼎兴号 |
| 55 | 茶界领袖宝森号 |
| 59 | 同庆号采访记 |
| 64 | 从陈永记到华胜茶庄 |
| 71 | 沱茶鼻祖永昌祥 |
| 78 | 复春和号与元春茂号 |
| 83 | 庾氏家族与墨江茶叶公司 |
| 87 | 恒丰源号与景谷茶业 |
| 93 | 关于鸿泰昌的三个叙述 |

贰 茶人篇

- | | |
|-----|------------------|
| 105 | 台湾“普茶”第一人——曹士桂 |
| 110 | 陆滌与云南茶业 |
| 118 | 彝族将军蒋宗汉 |
| 123 | 李拂一与普洱茶的百年情缘 |
| 132 | “漆器老师傅”范和钧的普洱茶传奇 |
| 139 | 周文卿和他的可以兴茶庄 |
| 146 | 白孟愚的茶叶梦 |
| 151 | 纳西茶商杨守其 |
| 155 | 木锦春家族与凤庆茶 |
| 160 | 胡忠奎与平津茶庄 |
| 166 | 宋文德与复春号茶庄 |

叁 茶事篇

- | | |
|-----|-------------------|
| 173 | 宝和呈祥众家抢——百年前的商标纠纷 |
| 178 | 百年前的普洱茶造假大案 |
| 185 | 造“元宝”的茶庄 |
| 190 | 茶马古道造桥记 |
| 195 | 老昆明的茶馆 |
| 204 | 图说 1958——茶叶“大跃进” |
| 207 | 主要参考书目 |
| 211 | 后记一 |
| 214 | 后记二 |

壹 茶庄篇



商

陸



標

羽

川幫茶號雲南協心美商業股份有限公司沱茶商標簡圖

向逢春家族与易武同兴号的故事

易武是普洱茶的圣地。虽然它的声名鹊起较倚邦为晚，但由于它有老茶存世，有老街、老故事存留，相较于倚邦，它名气更大。

在易武众多的故事中，最富戏剧性、最高大上的一个人物（家族）故事，却并不为易武人所熟悉。这个人就是向逢春，这个家族就是同兴号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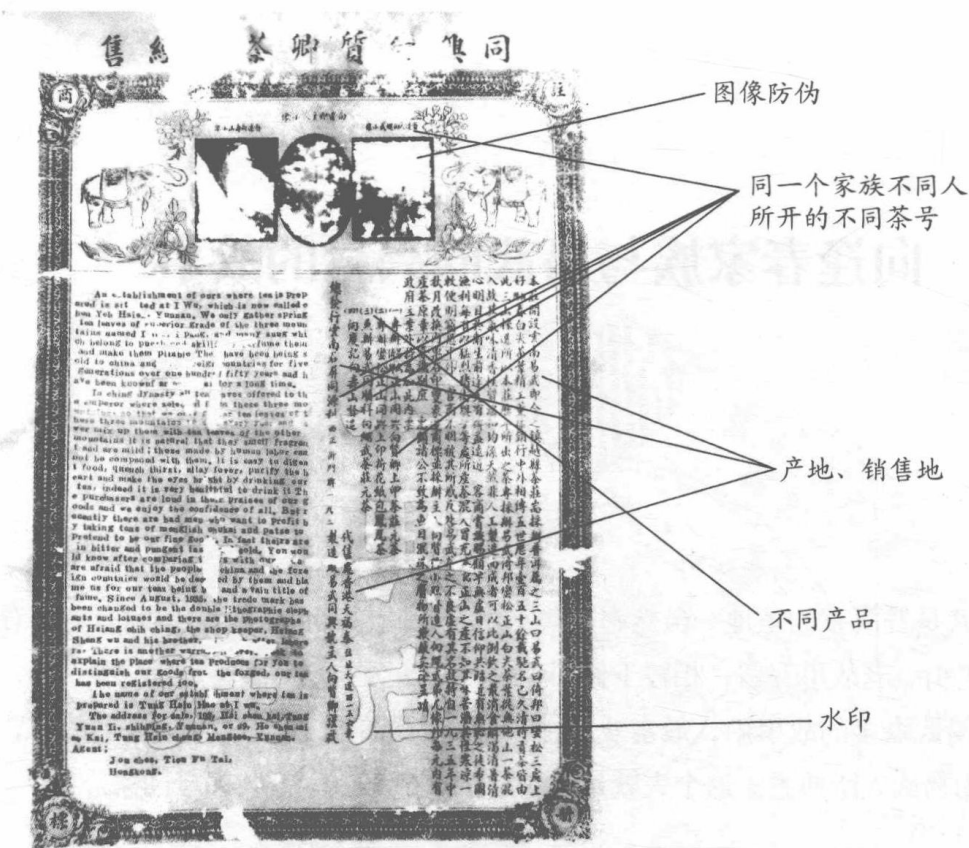
认识同兴号是在公元2000年前后。最初，通过邓时海教授的《普洱茶》一书，以及以后我参加的一系列展览，我对同兴号的内飞、大票、商标等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知道存世的同兴号主要有圆票同兴向质卿圆茶、方票向绳武圆茶、中国茶叶博物馆馆藏的向质卿方砖和“双象莲”商标圆茶。这四种茶尤其是向质卿圆茶和向质卿方砖，已成为普洱茶的标杆，老茶中的神话，价格高挺。能有幸品尝的，往往象征着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以及文化品位的非同凡响。

笔者曾经在昆明古云海茶庄、阳宗海柏联、深圳等处多次品饮到不同款的同兴号老茶，它那沉沉的时间的韵味深深地吸引着我。同时，它的大票、内飞也内涵丰富，上面出现的那些茶庄名号，像同顺祥、向庆记、石屏同源利、蒙自同兴昌等等，过去从未听说。它们是同兴号的子商标还是代工产品？大票

圆形同兴号大票文字

云南普洱茶产于普洱府属之七山，曰易武，曰倚邦，曰漫乃，曰蛮松，曰攸罗，曰漫腊，曰漫洒。此七山唯有易武所产者为最佳。其味天然清香，勿需人工熏造；其性温和，不寒不热；又能消食解暑，于滋养卫生大有裨益。历来进贡之茶均易武所产者也。又茶分粗细两种，粗茶即老茶也，细茶即嫩尖也。自曾祖住易武百有余年，拣采春季发生之嫩尖，名曰新春正印细白尖，并未掺杂别山所产。近有采买坝子所产之一种坝茶，伪造冒充易武正山茶者甚多，因刊刷圆形牌印，分别真伪，勿使鱼目混珠，俾购用者见而易辨，仕商赐顾，请认明本号招牌，庶不至误。

云南易武同兴号主人向质卿谨识



销港石印“双象莲”商标和它所透露的各种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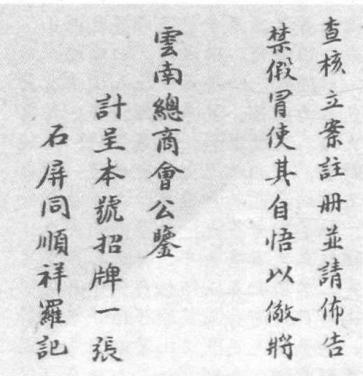
上的向质卿、向绳武、向寿山又是什么人？它们的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更激动人心的故事呢？

然而，在各种关于同兴号的介绍中，信息却有些混乱。有的书上说，向绳武是向质卿的兄弟，有的又说 1937 年以前的老板是向式谷，向式谷有儿子向纯

武和向质卿。他们住在易武老街上，拥有资金 10 余万元，有骡马、驮牛各二十余匹，是易武最早建立茶庄者之一。1937 年以后他们全家就搬回石屏了，在易武只有一座稍显破败的老宅。

一切都是传说。

2004 年以后，我多次到易武和石屏，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易武同兴号和石屏的武进士向逢春似乎有一些关系，但这种关系在茶庄主人的广告中，在后人的研究里从未被提起过。



1920 年的文件，当时同顺祥是由石屏罗家在经营

另外，我在1913年集资修建小河底铁索桥的文件中看到向质卿的名字，下面标注为易武，说明那时向质卿主要在易武居住；在1920年的文件中还发现，当时同顺祥是由石屏罗家在经营；在1917年以及1924年推举福来祥号（和易武同庆号是一家）刘鹤年为云南总商会茶帮帮董的文件上也见到同顺祥的印记。1939年，茶帮在昆明举行茶祖会祭祀孔明活动，向纯武垫款1000元。可见，当时同兴号、同顺祥在茶帮的各项活动中还是相当活跃的，只是同顺祥是独资经营还是合资经营，还有疑问。

2010年，借参加首届易武斗茶大会的机会，我又一次来到易武。我向人们打听同兴号，打听与同兴号相关的人，只听说有几个疏远的姻亲还住在易武，并且易武人从没有听说过武进士向逢春的名头。

从乡政府向易武老街走的半路上，有一个颇为破败的院落，这里住着一位叫高迎梅的老人，她说，她的姑妈嫁给了向纯武。1950年前，她们家是给向家代工的，向家印好商标发下来，她们做的茶就用同兴号的包装纸包装起来。向家还要来抽查质量，不好的不要。问她港销同兴大票上提到的荷花凤尾茶是什么，她说，小时候她们要剪荷花贴在包装纸上，包凤尾茶。荷花凤尾茶是老秤3斤一个的一种茶。这种茶往往是结婚时，和一吊槟榔、粑粑、布匹、花线等放在一起作聘礼用。对她的这种解释，尽管我努力琢磨，还是不很明白。



向家的姻亲高迎梅

问到向家人的去向，她说，向纯武因为石屏的姑妈生病，回到了石屏，他的女儿向顺珠现在还住在昆明。1950年后易武就没有向家的人了。

随后，我还走访了王本福，向顺珠的妈妈是他的姨妈。他说，1950年后，他上小学，一直还在用“双象莲”商标包课本。他记得很清楚，商标的正面很光滑，正中印着向质卿的照片，两边是两头大象。



向家的姻亲王本福

晚上，在我入住的旅馆里，旅馆的老板拿

港销同兴号大票中文内容

本庄开设云南易武，即今之镇越县。茶庄专采办普洱属之三山，曰易武，曰倚邦，曰蛮松，三处上好新阳春白尖茶叶，精工熏揉，销行中外，相传五世，历年一百五十余载，驰名已久。清时贡茶皆由此三山采选，所以本庄历年所出之茶，专采办易武、倚邦、蛮松正山白尖茶叶，从无他山一茶混入，故其气味清香，性质温和，均系天然，非人工制造而成者。可以比例饮之，最消食、解渴、消暑、清心明目，于卫生前途大有裨益，远近客商赏识赐顾，早无虚日，信仰共昭。近有无耻之徒，希图渔利，每有以猛烈、猪街、坝子等处所产之茶混入，冒充本记正山之产，不知气味苦涩，其性寒凉，一较便明。窃恐中外官商不明，被其所惑，反咎易武茶之不良，虚有其名。故特自1935年中秋月改换内票石印双象莲商标，并采办主人向质卿小照，督造人向绳武弟兄像外，每圆内有产茶原章，以资识别。庶惠顾诸公不致为鱼目混珠之贗物所欺蔽矣。除呈请政府立案外，特为此加内票。

一、为专办易武、倚邦正山同兴向质卿上印茶庄圆茶。

二、专办蛮松正山同兴上印荷花纸包凤尾茶。

三、兼办易武同顺祥向绳武茶庄圆茶。

四、向庆记向寿山督造。

总发行云南石屏同源利 西正街门牌一九二
代售处：香港天福泰 住址大道西一五六号
制造厂易武同兴号主人向质卿谨识



故宫和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向质卿造”方茶据说是用这个模具压出来的

出一个木制的印模子，说是同兴号做方茶用的，也就是说，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那个方茶就是在这个模子做的。这个印模子的发现完全是意料之外的。

2013年的7月，我来到石屏做调查。我走访了县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参观了100年前茶帮修建的铁索桥。在参观玉屏书院时，偶然听说向逢春的老家在石屏亚房子乡，当时因为行程紧迫，没有去走访。

10月5日，趁着十一长假，我约了我的校友、天顺祥的鲁明先生一起来到石屏。汽车沿着乡间小路，来到亚房子乡定兴寨。在一幢颇有些历史的老房子的大门前，我们看到一个中年人，向他打听向家的住处。他说，他就姓向呀，他们大院里住的都是向逢春的后代。我们欣喜若狂。我又问向质卿和他是什么关系，他指着坐在门口石礅上的一个女人说，你问她，那是她太公。

这位老人叫瞿转英，准确地说，她是向质卿的孙媳妇。她说，她身后这个院子是向家老宅，向逢春中进士之前就盖的了，中进士后门前挂着一块匾，写着“进士第”，后来，家里人越来越多，就又在前面加盖了一院，那院门

口挂着“将军第”。一解放，两院的人全被赶出来了，院子分给了9户贫下中农。两院的匾也都被烧了炼钢铁了。我问她去过易武吗？她说，没有去过。她是1950年后嫁过来的，对做茶的事不太了解。落实政策的时候，易武把同兴号的房子还给他们，她老倌（丈夫）没有去易武，房子就被老倌的堂哥家卖给了别人，卖了500块钱。



向质卿的孙媳瞿转英

没想到，我的一个天马行空的猜想，竟真的找到了向质卿在石屏的老家！当看到一个手指龟裂、表情迟滞的农村妇女坐在门墩上说她就是向质卿的孙媳妇，她后面破败的大院就是向质卿的老家时，我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随后，我看了向家的家谱。过去的人都是既有名，又有字，还有号，自己称名，别人喊字，向质卿、向绳武都是字。可是家谱里只有名，没有“字”，他们只知道向质卿是向逢春儿子向维义的字。但他们说，编写家谱的人叫向克孝，住在昆明，他对家族的事了解得更多。我要了向克孝的电话。

回到昆明我打电话给向克孝，他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向我讲述了向家辉煌的去。

第二个月，我又专程去了石屏，在向家人的帮助下，找到向质卿的祖父向鸾标，向逢春、向质卿、向绳武以及他们家族的多块诰命碑。当我弹压蒿草，剪除蛛网，拭去泥污，看到向质卿阴宅的全貌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的发现有多么的重要。尽管坟前的石狮子已经不在，但墓墙、封土以及坟丘五六米外的墓碑仍然保存完好。坟墙的左边是向质卿儿子向式谷（也就是向绳武）写的逝者



左 将军第的梁头仍可以看到100年前的辉煌

中 将军第的大门前，劫后还残留着两条金龙，于2010年被人偷走

右 将军第外观



向质卿墓是云南茶界的重要文物，
可以还原一个家族和时代的重要历程

生平，右边则是女婿罗寿衡写的诔辞。正中墓主的头衔是“清 世袭六品荫生 尽先补用千总 向公惟义墓”。我将生平和诔辞拍照，并当场辨读录音，很多未解的谜团，豁然破解。我确信，向氏家族绝对是普洱茶家族中官衔最高的，同时，向质卿的墓碑和墓壁上的墓志铭也绝对是最重要的普洱茶文献和最准确的私人

档案。通过这些文献和我随后在台北故宫以及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找的文件，我比较准确地还原了向质卿的一生，他的父亲辉煌而又凄惨的经历，以及同兴号闪光的历程。

1870年，一个叫向逢春的石屏州籍武生考中了武举。这一年也是因杜文秀起义停考后的首次乡试武考。次年，也就是1871年，向逢春和通海武举汪里仁一起，结伴进京，准备参加武进士的考试。尽管进京考试并不需要自己花旅费，有公车可以乘坐，但两人还是携带了一些金银、烟土作为盘缠。一路上，两人谈理想抱负，展望着自己的辉煌未来。

农历8月8日，他们的车来到沙河县（今河北邯郸下辖的沙河市），在离县城只有5华里的小赵庄的河滩上，突然冲出4条手持大棒的大汉，对着向逢春他们从永年县换乘的公车乱敲乱打。此时，身体强健、性格刚方、喜骑射、能文能武的向逢春和汪里仁一下慌了手脚，两人跳下车来，来不及拿细软金银，弃车而逃。跑出一段路后，两人回过神来，又试探着返回出事地。此时，劫匪已经带着抢到的价值400多两银子的财物溜之大吉了。两位举人只有一边安慰自己，一边收拾残局，赶着车去县城报案。

这个抢劫案一直被报告到直隶总督李鸿章那里，却也是不了了之，无法破案。两个靠武功吃饭，刀头添血的武举，竟让路边的散匪给抢了，相当的不可思议。不过，破财消灾，向逢春一举夺得武进士，钦赐守备衔，留京城试用了。汪里仁则名落孙山。随后，向逢春又回到云南，靠军功步步高升，一直升到一品衔武功将军、西林巴图鲁、记名总兵的高位。

这个向逢春就是向质卿的父亲。他比建水制陶大师向逢春早诞生了大约半个多世纪。

要想讲清向家的历史，必须从向逢春的爷爷开始。向逢春的爷爷叫向灿和，